

《消失的涼茶鋪》

巷口那家涼茶鋪，到底是幾時消失的，我竟說不清楚。只記得某個夏日喉嚨乾燥時匆匆趕去，原地已是一家亮晶晶的便利店，冰櫃裡陳列著五花八門的瓶裝飲料，那些寫著「清熱解毒」、「祛濕除痺」的墨字木牌，連同那股苦中帶甘的裊裊藥香，一併被刷成了雪白的牆壁，乾淨得彷彿什麼也未曾發生過。

這消失，是靜默的，不惹塵埃的，一如那鋪子本身。

記憶裡的涼茶鋪，總是幽暗而清涼的。它蜷縮在騎樓的角落，像一個守著舊夢的老人。門口懸著一塊被歲月熏得發黑的木匾，上書一個道勁的「涼」字。鋪面極小，只容得下一個巨大的、紫銅色的涼茶壺，壺嘴總氤氳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白氣。櫃檯是深褐色的木頭，被經年的濕布擦拭得油亮，上頭擺著幾個白瓷碗，碗底沉著一汪尚未飲盡的、琥珀色的光。空氣裡是複雜的、屬於植物根莖與泥土的氣息，廿四味是霸道的苦，癩痧是凌厲的澀，而銀菊露則在尾調上，偷偷藏了一抹清甜。這氣味，是這座華南大城獨有的呼吸，濕熱，綿長，帶著一種療愈的警醒。

那時的阿婆，就坐在櫃檯後一張藤椅裡，搖著一把蒲扇，眼皮半耷著，似睡非睡。你來了，她也不多話，只抬起眼，靜靜地看你。你若咳嗽，她便從一個青花瓷壺裡倒出一杯竹蔗茅根水；你若說自己「熱氣」，她便舀起一碗深褐色的廿四味。你皺著眉頭喝完，她會變戲法似的，遞過來一枚陳皮丹，那酸甜立刻在舌尖綻開，將所有的苦澀都安撫了下去。有時，她會用生硬的、帶著鄉音的粵語，絮叨兩句：「年輕人，少熬夜，心火自然不會那麼旺盛。」

我那時只道這是尋常。夏日放學後那一碗冰鎮的銀菊露，冬日裡母親逼著喝下那一盅驅寒的薑棗茶，都如同巷子裡吹過的風，樓上鄰居的麻將聲，是這城市背景音裡的一部分，理所當然，永不褪色。我甚至曾嫌棄它的陳舊，它的苦味，嚮往著便利店裡那些色彩斑斕、廣告裡宣稱代表著「年輕」與「潮流」的汽水。我以為，世界的進步，就是這樣以新換舊，以甜取代苦。

直到它真正地消失了，我才猛然驚覺，那被一併帶走的，究竟是什麼。

那不僅是一碗涼茶，更是一套流傳於市井街巷的、關於身體與自然相處的古老哲學，中國文化的結晶。它不說大道理，只在你上火時給你清熱，在你風寒時給你驅寒。它相信身體與四季、與水土息息相關，它用最樸素的方式，維繫著一種屬於這片土地的、內在的平衡。那阿婆沉默的凝望，也是一種無需掛號的「望聞問切」，她看的不是病，是「人」，是生活在這片潮濕悶熱氣候裡的人，最尋常的「唔妥」。

如今，我們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將身體交給冰冷的儀器與標準化的藥片。便利店的飲料琳琅滿目，它們刺激著味蕾，卻安撫不了「熱氣」的煩躁。我們獲得了效率，卻似乎切斷了與腳下土地之間那條無形的、調理著我們氣脈的紐帶。那間涼茶鋪，它消失得如此徹底，以至於我想向後輩描述那種滋味時，竟發現言語是如此蒼白。那種苦後回甘的複雜體驗，那種由一個人親手遞來、帶著體溫的關懷，是任何工業化、標準化的產品都無法替代的。

我站在那面雪白的牆壁前，彷彿聽見了一個時代輕輕闔上的聲音。這消失，原來不是一聲巨響，而是一聲極輕極輕的嘆息，消散在城市的喧囂裡，無人察覺。曾經涼茶的苦澀如今竟纏繞在心頭，久久未消去。

世界奔湧向前，這或許是無可阻擋的潮向。但我們在奔赴的間隙，是否也該為這些本不該被遺忘的痕跡，留下一方駐足的餘地？它們承載的，不只是時光的溫度，土地的記憶，人情的重量，更是一個文明在漫長歲月裡，為自己調配的一帖溫柔的藥方。而我的童年與青春一同隨著涼茶鋪埋葬在歲月的長河之中，無法尋回，更無處可尋。

藥方或許還在，只是抓藥的鋪子，沒了。那縈繞在童年巷口的苦香，終究成了我這一代人，無處安放的、最後一味鄉愁。